



地理四書序



新安謝昌子期世傳地理之學頃
來南都迎見于世翰堂首出
雲山經歷記堪輿問對書以見其
術之精繼出所自註雪心發微囊
金三書以知其學之正也時予將
營樂丘方欲求其人而訪之雅聞
子期名竊以一見為慰因畱館穀

于家朝夕與論率正而不謬不為
僻陋之說視世之假是術以龍耳瞽
愚俗者誠不可同日語也未幾南
歸乃需言以序地理四書之首且
告予曰世傳葬書二十篇出晉郭
景純者後人多附會之言偏駁不
倫惑世滋甚傳用其久人亦莫之
覺也至宋西山蔡季通氏始剛其

謬妄著為八篇元臨川吳草廬氏
猶以其擇焉未精復別不倫者析
為雜篇二以附于後由是郭氏舊
書始為精善而世俗所傳星卦諸
說依倣蕪穢之術一掃無餘金華
鄭謚為之註釋反復辨論尤為明
白將使天下後世用是術者無所
惑而行是術者不敢欺有益於仁

人孝子者非淺淺也況宋牧堂蔡
神與氏著地理發微十六篇其論
一本景純而推衍其所未備者尤
切遂為儒家之學唐卜則魏著雪
心賦宋上宰劉謙著囊金亦皆宗
主郭氏後之學者遂合四書為一
號曰地理集要顧璞書二十篇之
舊既無所定而三書皆未訓釋微

詞與義亦無所發明蓋兩病焉昌
敢以一得之愚竊聞家傳之學取
三書者字為之釋而句為之解其
間考據之必精引用之必切而一
毫附會之私穿鑿之弊不敢有存
焉由是三書之言推之郭氏靡不
合者遂以附于西山草廬二大儒
考定彛書之後更名之曰地理四

書與四方學者共之此昌之志也
因請而讀之為之嘆曰自有此天
地即有此山川人物所謂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在上古已然蓋仁人
孝子不忍死其親欲以求其親體
魄之安而已非為後世所謂禍福
吉凶率繫于此遂有暴露其親父
而不葬者不仁亦甚矣此皆野師
俗巫剽竊璞書以欺世罔利之罪
而非其書之過也然自晉迄宋而
元而後得二先生者為之芟譌正
謬以祛千數百年之大惑可謂難
矣子期復能奮乎百世之下訓釋
三書以與璞書並傳其用心亦勤
矣哉惟是四書前後所得諸大家
序說甚富併附于梓予獨嘉子期

今日之所從事者遂撮其槩以著
于篇端云

以孝宗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夏五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前翰林院
學士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錢唐倪岳序



地理葬書釋註叙

堪輿家之術古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
其法制甚詳也而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
說也然則果起於何時乎蓋秦漢之間也
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
書斯有其術矣術果人人能之乎官有其
書而不行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盛傳而
葬書遂號為郭景純所作竊嘗讀之真確
簡嚴意非景純不至此實堪為相地之宗

也後世葬巫競起而蕪穢之至於二十篇之多西山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刪去十二而存其八草廬吳伯清氏又病蔡氏未盡蘊奧擇至精至純者為內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為外篇粗駁當去而姑存者為雜篇誠可謂無遺憾矣新喻劉則章親受之吳氏為之註釋頗有所發明金華鄭君彥淵其尊吳氏不下於則章晝夜研精覃思正其句投探其旨趣觀其會通粲然若燭

照而龜卜其視則章蓋過之矣彥淵既鍤梓以傳復介學子劉剛請予序予謂葬書尚矣別有葬經八卷蕭吉所撰者又二卷號為地脉經者又二卷大氏與郭氏不異唯八卦五行經托為黃帝所作或者遂謂為地理之源豈黃帝之時已有其術歟信如此說諸經之中或云辨方正位或云卜淵東瀍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使趁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

說歟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翁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隸司天監黃巢之亂翁竊秘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里人廖三傳三傳以通春秋故名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郎謝世南世南復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檢使永錫遂秘而不傳世之言地形者其盛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說皆

與郭氏合而無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歟縱青囊有傳其妙亦不越於是歟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設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宜彥淵留意於茲而不暇自釋也然是書雖經蔡氏刊定至吳氏方為精密其註之者雖有則章發揮于前又至於彥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出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歟予春秋且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類峻却而不顧

而獨為彥淵序此者非以其有益於世歟
彥淵名謚北山先生忠愍公之七世孫自
號玄默居士通儒書而能文其於性命之
學尤有所得云

明太祖 洪武五年春正之吉中順大夫翰林侍
講學士知制誥同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同郡友生宋景濂撰

地理葬書目錄

內篇 七百三字

第一凡二節 八十九字 第二凡四節 一百七十四字

第三凡三節 一百二十一字 第四凡四節 三百八十字

外篇 五百四十一字

第一凡四節 一百六十七字 第二凡一節 七十四字

第三凡三節 一百二十三字 第四凡二節 一百七十七字

雜篇 五百七十七字

上凡四節 二百八十一字 下凡三節 二百九十六字

右葬書相傳以為晉郭璞景純之作內
外八篇凡一千二百四十六字世俗所
行有二十篇皆後人增以謬妄之說建
安蔡季通去其十二而存其八亦既得
之就其所存猶不無顛倒混淆之失此
本為最善篇分內外蓋有微意襟篇二
俗本散在正書篇中或術家秘畱故亂
之也此別為篇倫類精矣覽者詳焉臨
川山人吳澂識

地理葬書集註

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澂刪定
後學金華玄默生鄭謚註釋

○內篇一

葬者乘生氣也

此章乃錦囊一書之關鍵也

氣者即一元運化之氣也在天則周流六虛
在地則發生萬物天之無此則在氣則即
此則形無以載故不磅乎大化貫通乎品彙
無處無之而無時不運也陶侃曰先天而
長存後天而固有益亦指此云耳且夫生
氣藏于地中而不可見唯循地之理以求
然後能知其所在葬者苟能事畢矣五氣
使枯骨得以其乘之則地理之能事畢矣

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
 夫一氣分為陰陽折而為五行
 出乎地其行則萬物發生聚則山川融結
 結者亦二五之也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炁遺
 精妙合而疑也
 體受陰父母之骸骨為子孫之本
 故程子曰其神靈安宅兆孫盛若培壅其根而地之
 美者則其神靈安宅兆孫盛若培壅其根而地之
 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感自然者則反是
 生以生非其人刺血滴之而然者則為親骨肉
 骨則非其人刺血滴之而然者則為親骨肉
 滲則非其人刺血滴之而然者則為親骨肉
 陰生或曰抱養繼承元非遺骸不待智嗣續而後
 知也或曰抱養繼承元非遺骸不待智嗣續而後
 氣心所為氣之何能通則乎氣亦不通義絕則陰亦
 異心所為氣之何能通則乎氣亦不通義絕則陰亦

絕後母能養填蛉之類是前母亦何疑焉凡子
 物則萎藪填蛉之類是前母亦何疑焉凡子
 無嗣者亦非其大幸也聖人正設教必使族類
 宗繼之者非其大幸也聖人正設教必使族類
 而絕不爭端耳若吾宗果無其人亦將以異姓
 續之猶愈於斬然源但日遠日分遂有
 先與天地間萬物同出一源但日遠日分遂有
 親疎之間萬物同出一源但日遠日分遂有
 慮之相接祀事謂之不廢則名正理順而
 感通矣或祀者乃謂之不廢則名正理順而
 祭其先見有操刀者享之立為祭未然凡
 形影鳥得實有而聖人立為祭未然凡
 不忘戒三本耳原其動靜起居洋洋如降神
 故七戒三本耳原其動靜起居洋洋如降神
 伸祝名正理順然其後鬼神得享之若宗
 氣類相感而順格則其祭五祀之享時若宗
 享誰其禁之季氏旅於泰山聖人譏之故今言
 享之也是以季氏旅於泰山聖人譏之故今言

刀者名悖理違情隔義絕又烏得而享之乎
 此溪陳氏迺善然未免局於量而賢不能通乎道
 戒其意雖張子西銘之辭則聖賢之心可見
 體之伏觀妄使怪乎今因此論情通義絕併
 矣操刀之於語怪乎今因此論情通義絕併
 宜言不幾於語怪乎今因此論情通義絕併
 及經曰氣感而應鬼福及人赤地松子青囊經於
 唐一死謂不復傳矣其引經曰者此也然名存而
 書亡行謂錦囊所引經曰者此也然名存而
 者蓋謂父母子孫本同一氣感而應鬼福及人
 無間故能體陰生人疑焉非若人受陽明之居
 嘗評鬼福之說切有疑焉非若人受陽明之居
 其美基則可說以挹山川之秀非若人受陽明之居
 夕與今既交矣為地靈降神傑之應於理誠有
 然者與今既交矣為地靈降神傑之應於理誠有
 死灰人槁者乎見無之問莫不能為感而致禍與
 於生人者乎見無之問莫不能為感而致禍與

之亦多矣然而古人之葬遺骨而廕子孫富貴者蓋
 亦多矣然而古人之葬遺骨而廕子孫富貴者蓋
 其效驗有不可掩者謂物致然則必有其理
 以明之驗有不可掩者謂物致然則必有其理
 夫至龍所降跡迢迢百里或數十里其前疊嶂
 及至穴所則羣峯矗矗呈秀于其前疊嶂層
 層巖竒于其後龍虎抱衛砂水翁聚融會于既
 就則山川之靈秀造化之精英疑結融會于既
 其中矣苟欲盜其精英疑結融會于既
 而能致之乎蓋亦因聖人其靈秀當以何法
 人子有報本愛親之情以寄託于遺骨之融
 會之地由是子孫之合氣而通乎天福于將來
 所寄之遂可與乎感而氣通乎致福于人將也
 知人之心通乎感而氣通乎致福于人將也
 合山川之靈故降天神孕精以鍾為生息之源
 而其富貴貧賤壽夭賢愚莫不關係至萬形
 貌之妍醜亦皆肖像山川之莫不關係至萬形
 生申尼丘孕孔豈偶然哉嗚呼美惡焉故萬
 生申尼丘孕孔豈偶然哉嗚呼美惡焉故萬

葬人往之也。非山川之靈亦無禍福者。蓋心
 與之離。是以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漢未央宮
 故也。鐘自鳴，東方朔曰：必有銅山崩者。未幾西
 蜀奏銅山崩，以知朔也。帝曰：銅出於山，氣相感，應
 帝人受體於父母也。朔曰：物尚爾，况於人。應
 猶昔者曾子養母，至孝，子出，母欲其歸，則醫
 指而曾子心痛，人凡父母不安而身離，侍側
 則亦心動，但常人孝，心薄而不自覺。木華於春
 粟芽於室，此亦言一氣之感召也。野人歲粟
 之去木已久，彼華此芽，蓋以本性元氣在得氣
 則相感而應，亦猶父母之骨葬，粟生元氣而子
 孫福旺也。夫一氣磅礴於天地間，彼無端倪者
 終窮萬物，隨其運化，本不自知，而彼造物者無

亦不自知也。蓋生者氣之聚，凝結者成骨，死而獨
 留故葬者，反氣入骨，以陰所生之法也。乾父
 坤母，血二氣感合，則精化為骨，血化為肉。復
 藉神氣資乎其間，遂能生而為人。及其死，肉
 也。神氣飛揚，血肉消殞，骨雖獨存，而無知上
 智之孫思慕之，於吉地之中，以內乘生而無假
 往之，神萃其已散之氣，蓋一念即神也。復其
 則氣應地靈，而人傑為反氣入骨，以陰所生
 通陰陽功奪造化，是為反氣入骨，以陰所生
 之法也。

○內篇二

立壠之骨岡阜之支氣之所隨。此章乃葬法
 中之綱領也。

石丘者龍為陰岡阜為陽立必藉石其高骨乃山之帶
 也岡者脊也土山為阜言支支無石有毛脊者龍
 之有骨氣隨而行則易見支無石故必觀其
 毛脊而後能辨也然有龍而土支而石者有
 龍而隱支而隆者又全藉乎心目之明以區
 別也支龍之說雖多悉皆非是知之者亦且
 不肯明其義註釋雖多宗師又皆不能曉竹素
 鮮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龍謂生氣隨支
 矣涓涓而去非水界則莫之能止及其止也必
 得城郭完密前後左右環衛區穴然後能藏
 風而致有蕩散之患揚公云明堂惜古
 木如惜血堂裏避風如避賊可不慎哉
 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龍高

為地散天陰自深處密室稍浮露最怕風寒易
 有背便成疾故當求其下野而升生氣使氣之
 不聚也平支之穴地陽自其下野而升生氣使氣之
 已不自覺或遇天晴日朗其溫和之氣自若
 也故行也以寬曠為嫌但取用不同者如此氣
 之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欲得龍二高者俱
 之塘以地或從腰落無大稍遠而隨身必有池
 可無也倘金魚不界則謂之雌雄失經固雖
 藏風亦不可用平支之二地雖若無蔽但有橫
 水攔截寬曠何害也
 者皆以得水為上故二經曰外氣橫形內氣
 止生蓋言此也內謂之內外氣故必得外氣橫

唯是而已哉凡所以葬乘天地育萬物者何莫
 非此氣也斯蓋因言葬乘天地氣于地中故重
 舉得以伸明其義愚嘗謂能生能殺皆此氣也
 葬得其法則為生炁失其道則為殺炁如所
 謂不加減饒借吞吐浮沉之類並當依法而剪
 裁之不致有撞殺衝刑破腮番闢之患也
 夫土者氣之體有土斯有炁者水之母有
 氣斯有水此炁本無骸假土為母因土而知有
 而此生哉此有水者金也水以天一水生且水何從
 而土也無氣而有其理也土腹藏金無質而有
 其氣也乾藏坤內隱而未見及乎生水其兆
 始萌言氣為水母者即乾金之氣也世人
 究本原但以其所見者水爾故遂以水為天

○內篇三

一之始蓋備經曰土形氣行物因以生附形
 而未精者也而此引經結上文有土斯有氣之意
 夫氣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勢其聚也因
 勢之止行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勢其聚也因
 勢而知其行也其聚也又葬者原其起乘其
 因勢之止而原知其聚也又葬者原其起乘其
 止善葬者必原其起乘其止善葬者必原其起乘其
 止凡言葬者必原其起乘其止凡言葬者必原其起乘其
 眼之土莫能見也片玉純髓云草上露華偏
 在尾花中香味總居心其止之謂歟或曰粘
 穴乘其味之盡處為止然則蓋倚撞安可法
 止云曰古人恐後世不識止處故立為四法

夫蓋者止於蓋也倚者止於倚也撞粘無不皆然唯觀義之所在高低正側何往而非止也

地勢原脉山勢原骨委蛇東西或為南北此亦

文壘之所由別也蓋平夷之地多土料瀉之

地多石故支之行必當認土脊以為脉壘之

行則當求石脊以為骨也其行度之勢委蛇

屈折亦不拘也此章大畧與千尺為勢百尺為

者亦不拘也此章大畧與千尺為勢百尺為

丘壘之骨岡阜之支意同千尺為勢百尺為

形千尺言其遠指一也山川形勢豈真有

尺度之拘特耳勢來形止是謂全氣全氣之地

當葬其止勢既順山水合則為全氣之止形

既得全氣之地故又當求其止處而葬之斯

言地之可謂喫緊為人矣世之葬者固多全氣

之尺入首終差一不為我功也此術前輩所

技秀水之玄俱指盡廢前功也此術前輩所

此亦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皆然唯觀義之所在高低正側何往而非止也

地勢原脉山勢原骨委蛇東西或為南北此亦

文壘之所由別也蓋平夷之地多土料瀉之

地多石故支之行必當認土脊以為脉壘之

行則當求石脊以為骨也其行度之勢委蛇

屈折亦不拘也此章大畧與千尺為勢百尺為

者亦不拘也此章大畧與千尺為勢百尺為

丘壘之骨岡阜之支意同千尺為勢百尺為

形千尺言其遠指一也山川形勢豈真有

尺度之拘特耳勢來形止是謂全氣全氣之地

當葬其止勢既順山水合則為全氣之止形

既得全氣之地故又當求其止處而葬之斯

言地之可謂喫緊為人矣世之葬者固多全氣

之尺入首終差一不為我功也此術前輩所

技秀水之玄俱指盡廢前功也此術前輩所

此亦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却欲止而深上拱不欲其備通山須得趨揖朝

下句言渚畜之水必得止聚淵來積止聚冲

陽和陰其情聚而不流斯乃陰陽交濟山水融會

冲和故開井土高水深鬱草茂林土壤高厚則

而多徵驗也者氣冲和則草木茂盛程子曰曷謂地之美貴

若千乘富如萬金氣象尊嚴若千乘之富也

經曰形止氣蓄化生萬物為上也密形穴

止聚則生氣藏蓄于中矣善葬者因其聚而

然乎世間萬物何莫不由此氣而成化育之功

○內篇四

地貴平夷土貴有支支龍貴乎平坦夷曠為

有支之紋理平緩恬軟不急燥則其表裏

相應此所以尤為可貴也然却有支躰而得

龍之情性者直如擲鎗外君子而內小人謂之

倒火硬木此陽中含陰外君而內小人也

法當避煞粘寬架折而葬劉氏所謂直急則

性急以此要縮下應此支龍之至難性苟以支

法并急之則凶禍立應此支龍之至難性苟以支

之景純曰支龍之辨支之所起氣隨而始支

而行觀勢察脉則可觀支之法隱隱隆隆微

以知其氣之融結矣

妙玄通吉在其中隱隱有中之無也隆隆無

之酥雲中妙隱伏而難見然其吉則無以加

焉乎其間微妙隱伏而難見然其吉則無以加

而此勢順形動回復終始法葬其中永吉無

凶此引經以明上文支龍行度之意言平夷

者如箱如印長者如玉尺如蘆鞭曲者如几

如帶方圓大小不等者如龜魚蛙蛤之類是

皆地則如雞窠旋螺之狀焉形止而凸也及其

水交度也高水一寸便言山低而相為一用

可也此文之止氣與水朋比而相為一用

金是也亦至寶經曰平洋高也其勢順伏而不反

逆其形無弊終始有無情依法杆穴其中則亡者

首尾無言福永吉而無凶山者勢險而有也法

安存者言支已下言龍山者勢險而有也法

也已上言支已下言龍山者勢險而有也法

葬其所會有山者言險之穴也但當求其止聚融會

處而葬之則善矣且崎高壠之地來勢高大落

勢雄壯結穴處亦且崎高壠之地來勢高大落

却有一等以壠為躰而得支之情性者大山

擺舞垂下及至平地變為支躰術中謂之大山

山識此陰中含陽外麓莫不以內君子也世

不識此陰中含陽外麓莫不以內君子也世

禱又豈知其勢未住兩邊金魚隨脈而行平

平隱伏直至其堂心其脈始盡天寶經曰凡認

明堂氣者住絕水交方是穴後面要令氣可乘前

頭要氣者住絕水交方是穴後面要令氣可乘前

匪融結此定穴之密語也故當求其砂水會

處枕毬而葬陰者為強固當縮下柁何性慢
 以此要插而上七入寸急其緩性名為湊交關
 煞劉氏謂擺緩則入高壠之至難體認者故
 法軒之則主敗絕此高壠之乘其所以攏
 景絕有眩目惑心之嘆也此乘其所來其調原
 章大抵與地貴平夷章對說乘其所來其調原
 氣之所從來因寸之來而也其止故葬者不得
 乘之使有分寸之違也脉不離棺棺者不離
 脉棺脉相就化生腦上循脉看夫所謂乘其所
 者法當就化生腦上循脉看夫所謂乘其所
 眼三义名字交求滴斷或分十字或不分十
 字看陰陽配與不配及夫強弱順逆急緩
 生放倒指指定生氣以定入路然後身轉手
 杖放倒指指定生氣以定入路然後身轉手
 其杖之指外堂氣內轍要與三集聚頭相就
 內接生外氣外堂氣內轍要與三集聚頭相就
 為真穴一氣外堂氣內轍要與三集聚頭相就
 訣也其所謂乘金穴上成者亦乘其所來之義

也審其所廢不謂入首廢壞朕兆莫辨故不得
 則易為牛羊踐踏上破下崩其止却有一等不
 幸或田家取土無侵蝕或曾為人居基益低損高
 圓墻拜壇不耕墾界斷乾流或前年深不
 或田家取土無侵蝕或曾為人居基益低損高
 不當以前後左右四應之理則無不得相度酌量
 井却於井中察地之應證之氣化生未壞土下
 得之者何也曰蓋夫應一氣化生未壞土下
 成之質則其表裏相應無天真未壞土下
 理與土皮上乾流證應無所謂陰陽剛柔急緩
 莫辨故於土上乾流證應無所謂陰陽剛柔急緩
 生死浮沉虛實之法亦因之而定焉擇其所
 其理則倒杖之實法亦因之而定焉擇其所
 相謂審明擇其所暗翼肩高於我低者以分陰於陽作入用字

也審其所廢不謂入首廢壞朕兆莫辨故不得
 則易為牛羊踐踏上破下崩其止却有一等不
 幸或田家取土無侵蝕或曾為人居基益低損高
 圓墻拜壇不耕墾界斷乾流或前年深不
 或田家取土無侵蝕或曾為人居基益低損高
 不當以前後左右四應之理則無不得相度酌量
 井却於井中察地之應證之氣化生未壞土下
 得之者何也曰蓋夫應一氣化生未壞土下
 成之質則其表裏相應無天真未壞土下
 理與土皮上乾流證應無所謂陰陽剛柔急緩
 莫辨故於土上乾流證應無所謂陰陽剛柔急緩
 生死浮沉虛實之法亦因之而定焉擇其所
 其理則倒杖之實法亦因之而定焉擇其所
 相謂審明擇其所暗翼肩高於我低者以分陰於陽作入用字

次觀蟬翼三分三合崎急平緩以別順逆饒減盡
 觀蟬翼三分三合崎急平緩以別順逆饒減盡
 左傷穴之淺傷深之患故不詳加審擇傷
 龍也外篇言相水避其所害謂避去死氣中
 印木其義亦同避其所害謂避去死氣中
 氣有刑有德裁剪得法則避之也何失其道
 則為死氣故不得審而避之也何失其道
 挑出死氣揆其生穴以陽為生陰為死然又
 生陽為死陰揆其生穴以陽為生陰為死然又
 有內外造化之不同觀其光潤堅實為生鮮明
 為生內外造化之不同觀其光潤堅實為生鮮明
 燥以鬆散為死又其紋理頭高為低處為枯
 生以高處為死又其紋理頭高為低處為枯
 死已上皆求於土中故得謂之內也其外
 造化者脈來邊厚薄以薄為生厚為死其外
 脈一長者脈來邊厚薄以薄為生厚為死其外
 小脈為生長大為短以短為皮長為毛言之一
 小脈為生長大為短以短為皮長為毛言之一

圓厚湧動為生枯老腫破碎直硬為死或此
 皆於神氣血脈上觀之故得謂之外也又或
 砂水之間反斂斜飛直撞刺射皆為刑殺橫
 過之山如鎗如刀尖利順水可收拾為用者
 用之可避去者避之此則以眼前者之所見者
 而論之可避也又程子之所謂五患劉氏之所
 四惡皆在是以君子奪神功改天命謂上文所
 所當避也
 擇避全憑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趨全避缺增
 高益下微妙在智觸類而長玄通陰陽功奪
 造化及夫穴場聖人執其樞機秘送之法皆
 是也陳希夷曰聖人執其樞機秘送之法皆
 之於已可行之於世不虛行存乎其神功可奪
 也曆數可變也於道不虛行存乎其神功可奪
 福不旋日經曰葬山之法若呼谷中言應速
 也禍福之應捷於影響故復引經以證感者
 也禍福之應捷於影響故復引經以證感者

為福否則為凶禍矣若夫所謂葬山之法其
說尚多則大要在乎分別陰陽以為先務有純
陰純陽交邊陰邊陽上陽下陰老陽上陰下
陽半陽交陰半強陽弱陰老陽嫩陰各陰交
法陰來則陽受陽來則陰作或入簷而順中
或避毬而奏簷又有陽虛陰正穴毬放鏡過
倚撞則架折逆受假如陽粘則穴放鏡過
陰邊借陰氣一吸其氣方成陰脈落穴放鏡
饒過陽邊借氣一吸而虛其氣成陰脈落穴
嘘而萬物成是也苟不識
裁剪而放送之法當吸而虛當虛而吸當順而
逆當逆而順及夫左右吞吐殺氣縱使其高下
無差於左右適中深淺合度猶且不免其禍况
未當於理者乎古歌曰若還差一指如隔萬
重山也良山之不可葬者五氣以生和而童山
有以也

不可葬也

程子以土色光潤草木茂盛為地
之美者今童山猶頭土脈枯槁無

發生中和之氣故不可葬却有一等石山文
理溫潤光如卵殼草木不可立根自然不產
開井而得五色土穴者氣因形來而斷山不
是未可以童而棄之也

可葬也

夫土者氣之體有土斯有氣山既鑿
斷而土氣隔越不相接續故不可葬

精華秘髓云一息不來身是殼亦是氣因土
此意然與自然脫斷者則不相侷矣氣因土
行而石山不可葬也謂山壠之勢地何莫非石所

骨即有石也石耳夫山行度鳥何不可唯融結之骨
不可有石耳夫山行度鳥何不可唯融結之骨

黑帶蘇或然後為凶其餘縱使有石但得之氣含
煙帶墨然後為凶其餘縱使有石但得之氣含

脆嫩文埋溫潤顏色鮮明則無不吉矣又其
形怪穴隱於石間甚多有四畔皆石於其

中得土穴者取去土者皆為精選是未可石
 鑿開而石下有土穴者皆為精選是未可石
 石為通氣也近世不曉氣因土行之義而泥為
 石不通氣也近世不曉氣因土行之義而泥為
 棺于土上呼何其繆哉生氣之在天地間無
 空塞無中邊混融磅礴洞徹表裏入於無間
 又豈礙於此棺底之磚石者乎氣以勢止而過
 故併誌于此以祛世俗之感氣以勢止而過
山不可葬也此兩邊垂下者撓掉而已氣因
 勢而止穴却又與一而結過山無情其勢未止
 何可葬却穴又與一而結過山無情其勢未止
 斬關為穴**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葬也**行支壠
 者不為也**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葬也**行支壠
 兄弟同宗雌雄並出及其止也城郭完密眾
 山翕集方成穴今則單山獨壠孤露無情
 故不可葬却有一等支龍不生手足一為
 伏金水行度踏落平洋兩邊以水為衛送為

養陰及其止也坤交會大江或朝或橫外
 陽遠案在乎縹緲之間縱有陰砂僅高數寸
 而已此水為上藏風次之所棄之也何以言經
 之蓋得此水為上藏風次之所棄之也何以言經
曰童斷石過獨生新凶消已福此復引經以
 不可用也故凡此等無神無氣葬之者適足
 以腐骨爛棺而已及主退敗見成少亡勞瘵
 多生女子久則歸**上地之山若伏若連其原**
 於歇歲可久則歸**上地之山若伏若連其原**
 自天伏言上地之龍行度之體段也大顯小
 百里行龍其何可窮乎**若水之波**於此言隱伏
 故遠若自天而來也**若水之波**於此言隱伏
 坂之間一望渺無涯際層層級級如江面之
 水微風蕩漾則有輕波細紋術中謂之江面之
 水微妙玄通**若馬之馳**騰將其起也如馬之奔
 吉在其矣**若馬之馳**騰將其起也如馬之奔

及其來若奔其來也奔馳迅速其止若尸止

無復有去意也若懷萬寶而燕息萬眾山朝揖

如富如燕安若具萬饌而潔齊

空若寬綽池湖繚繞若若索

之鼓也若若索

若器之貯若若索

騰或盤若若索

也禽伏獸蹲若萬乘之尊也若若索

高而雄北也止勢如鴈落平沙自天光發新界

軒豁氣象爽麗若若索

舌今可擊道存心領意會非文字之可傳口

味朝海拱辰若若索

易曰水然者若若索

斯之萬物觀其龍虎抱衛主客相迎若若索

成其理凡真龍落處左回右抱前朝後應若若索

若龍虎抱衛而主客不葬未迎者則為花假無若若索

矣四勢端明五害不親若若索

矣四勢端明五害不親若若索

而不歌不側明淨而不模糊清勢如此鳥有不
吉更欲不犯五害五害者童斷石過獨也
十一不具是謂其次此一特指上地而為其次若
必泥以非說則世間
無全地矣非築論也

○外篇一

夫重岡疊阜群龍衆支當擇其特聖人之
出群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亦類也重岡並
異於衆者大則特小小則特大其衆山俱大取
為正也
其小取參形襟勢主客同情所不葬也勢言形真
偽之不分主客同情言爾我之夫支欲伏于
莫辨之牛詩謂菩薩而我是也

地中壠欲峙于地上言伏者隱伏時者降時此
同也俗本作支壠之無別乎於地中起之義相
不幾於支壠之無別乎於地中起之義相反支

壠之止平夷如掌止處悉皆如掌之平然其
口訣曰斷續續斷氣受於坦中起起伏起氣受
於平李淳風曰來來不來坦中裁住不任平中

取朱如仙桃亦曰來來堆堆慢中取坦中
裁皆如掌之義也止俗本作前於義無取
故支葬其巔壠葬其麓也壠葬其巔緩而急之

急也土牛云緩處何妨安絕頂小支如首卜
壠如足世承上文言支壠葬法以明之使易

曉也謂望之如首如足是亦巔麓形勢不經
之義非謂欲求其如首如足者也

氣脫如逐此亦承上章復言文龍之葬隨其

常度矣或葬龍於巔葬支於麓卜龍如夫人

之首卜支如足則生氣脫散如馳逐也

之葬蓋亦難矣支壙之辨眩目惑心禍福之

差侯虜有間狐首經言同龍千里文異義同

皆言葬法之難也夫支壙而龍亦易辨柰何有

似或龍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止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支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支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支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支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支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支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支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支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支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支者有壙變為支而復為壙支壙而龍止壙來而支

施其禍立至今無誤乎乘金相水穴土印木

此言其穴中證應之所止也相水者亦生氣之異名

言即其尖圓之處也土者即中之義謂穴於

相輔於左右也穴者即中之義謂穴於

至中取中和之氣即葬口是也印木即兩邊

蟬翅之砂夾住蝦鬚之水以界穴也神寶經

曰三合三分見穴土乘金之義兩片兩翊察

相水印木之情灰中線之微謂水底髮之剪

鬚蓋亦伸明其義耳又有所謂水底髮之剪

不合其

如夫人

也

之

何有

而支

壙來

而支

壙來

而支

壙來

而支

壙來

而支

壙來

而支

壙來

而支

驗雪觀氣開井求理皆命中之證應但難通
際葉自非明師耳提面命逐一之指示卒野師
曉然却儘可為世間擇報驗術之便法若破至
俗巫被問則張惶四顧報報然便意可勘實表
於傳授無從而逃矣今之學其未得意術之正
裏洞然無紙中鑽究強以其所不識以為識吾
宗徒於故世窮年不能以造於精妙者也識吾
符見其歿世窮年不能以造於精妙者也識吾
外藏八風內秘五行無言四維既無正完密則而
秘行其內而疑結矣天光下臨地德上載有天
一星地有一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葬得其
所則天星重光而下照地無陰陽違天背原
梢陰陽冲和五土四備孤物無陰陽違天背原
也陰陽冲和五土四備孤物無陰陽違天背原
二五感合迺能冲和中和之取於黑也
異土以感合迺能冲和中和之取於黑也
冲温涼之氣是為冲和故而開井而有發驗也
涼温涼之氣是為冲和故而開井而有發驗也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目力之巧工力之
萬物育焉其斯之謂歟焉目力之巧工力之
具趨全避缺增高益下微妙在智觸類而長
玄通陰陽功奪造化此即奪神功改天命之
全避缺工力之具則能增高益下大凡作用
之法隨宜料理千變萬化本無定式全在平
人之法隨宜料理千變萬化本無定式全在平
可以盜天地之機以通陰陽之理奪造化之功
也

○外篇二

勢如萬馬自天而下
星嵐掉漢踞却而下形
若萬馬奔馳而來也

如負宸有壠中峙法葬其止萬物負陰而抱

可無屏障以蔽之如人之有背最畏賊風適

過之則易於成疾坐穴亦然真龍穿壠受幕

結成穴之大槩也然又當求其止聚處而葬

此則無經曰勢止形昂前澗後岡龍首之藏

不吉矣無經曰勢止形昂前澗後岡龍首之藏

勢欲止聚形欲軒昂前有攔截之水後有樂

托之山形局既就則真龍藏蓄于此矣

鼻頽吉昌角目滅亡耳致侯王唇死兵傷此

以龍首為喻而取穴也非謂真有鼻頽角目

者也但鼻頽以喻中正故吉角目偏斜而又

捕硬孤露不受穴故凶耳言深曲而死而中蓄

唇言淺薄所以有侯王兵傷之別

謂之龍腹其臍深曲必後世福傷其胃脇朝

穴暮哭死之曲處比之所蓄者龍之腹也况

哉後世子孫蒙福而帶黑暈傷脇則有枯燥

傷其胃者必遇石而帶黑暈傷脇則有枯燥

腐肉者皆傷脇也朝穴暮哭言其應之速也

外篇三

夫外氣所以聚內氣過水所以止來龍外氣

過之水也內氣者來龍之謂也此千尺之勢

即外氣橫形內氣止生之謂也

宛委頓息外無以聚內氣散於地中經曰不

蓄之穴腐骨之藏也千尺言來勢之遠也宛

剛順也頓息者頓挫止息橫形住而融結也若
 陰陽不交界合不明及無橫水以攔截則土
 之言生生氣不散漫而無收斂之適足以腐骨也
 大噫氣為能散生氣龍虎所以衛區穴壘壘
 寸阜左空右缺前曠後折生氣散於飄風經
 曰騰漏之穴敗部之歲也天地之氣噫則為
 共必藉前後左右之入首壘壘之而後能融結左空也
 右氣缺前曠後凹地之融結悉為風所蕩散則
 生氣不能蓄聚之浮氣升騰于上支之沉
 氣漏洩于下矣夫土欲細而堅
 潤而不澤裁昉切玉備具五色得似山土非穴

之石細賦豐腴實滋潤文理如裁肪也土
 山石穴必得似土非土之石脆嫩鮮明光澤
 晶瑩木質如切玉也五氣行乎地中黑氣凝
 則白也五行以黃為正氣故亦以純色為吉
 又紅黃相間而鮮明者尤美間白者亦佳青
 則不宜多見以近於黑故也支攏千變萬化
 高則不宜多見以近於黑故也支攏千變萬化
 奇秀而為五色者則無有不一也直指玄機
 云好地方五色者則無有不一也直指玄機
 地凡言五色者特舉其大綱耳山石亦
 有如金如玉者或如象牙龍齒珊瑚琥珀亦
 瑤璋璆珠砂紫檀碧鈿石膏水晶雲母離餘
 石中黃紫石英之類及石中有鎖子文櫛
 似石或非點雜出而具五色者皆脆嫩溫潤
 似石而非點雜出而具五色者皆脆嫩溫潤
 茶禿之類及有異文層沓如紅縷翠柳金黃秋
 茶禿之類及有異文層沓如紅縷翠柳金黃秋

鮮明如錦綉者皆堅實光潤似土而非土也
 又或有如蝦蟹龜魚之類在穴底及穴後者
 經又言龍形有火焰子石鳳形有紅黃石
 是也虎威石獅形有迷子石象形金星石
 虛花假託何由見哉崔菊坡曰世俗驟見
 說必致驚駭而反成執泥然不可謂無此
 若執為常法則又不然也但開穴得紅黃
 澤堅實之土或異色瑩潤脆嫩之石即
 生氣矣活物神異固常聞之亦掌見之
 亦不可洩漏若洩漏則龍力減矣唯土
 之驗則必欲見之而後為的確否則非
 也夫乾如穴粟之土無氣味上緊下虛或
 栗也如聚濕如割肉腐肉之軟爛鋤之
 砂礫地氣虛浮腠理不密如瀉籬如灰
 人體衣而皆為凶宅已上皆得謂之騰漏
 水以腐骨敗鄰
 覆宗絕嗣而已

○外篇四

夫葬以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
 玄武此言前後左右之分四獸玄武垂頭
 主峯漸漸而下如欲受人之葬也受穴
 澆水不流置而坐可安始合重頭格也
 則人頌立足不離方為水注堂心燕自
 云人眠山不龍方注水注堂心燕自安
 義也朱雀翔舞前山聳拔端特活動青龍
 也左山恬軟寬舒展掌而情意婉順也若
 左山強突瓦僵硬則非所謂婉順也若音窟

夫葬以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
 玄武此言前後左右之分四獸玄武垂頭
 主峯漸漸而下如欲受人之葬也受穴
 澆水不流置而坐可安始合重頭格也
 則人頌立足不離方為水注堂心燕自
 云人眠山不龍方注水注堂心燕自安
 義也朱雀翔舞前山聳拔端特活動青龍
 也左山恬軟寬舒展掌而情意婉順也若
 左山強突瓦僵硬則非所謂婉順也若音窟

白虎馴類馴善也如人家畜犬馴擾而不致

義言柔順而無蹲踞之凶也俗本虎作白虎

言者非也龍無殺尚不可踞也况白虎乎前

耳明堂經之說乃後世術家顛倒其義以惑人

曰視昂頭不平禍機中藏如何取於吉星哉又

缺有白虎灣乃得其真半低昂頭高尾藏有

如龍長腰俯伏為真虎與此形凶頭顯似虎身

其頭一面雖如凡虎也但身尾則與青龍形勢反

此法當破死段四獸各有本然之體故虎蹲謂

之啣尸欲右山勢蹲昂頭視穴如龍踞謂之嫉

三左山形踞不肯降伏回頭斜視如有嫉妬

禦龍虎俱以馴順俯伏為吉也玄武不垂者

拒尸肯受人之葬而拒之也如不朱雀不舞者

騰去不肯盤旋朝穴若欲飛騰而去也夫

以支為龍虎者來止跡乎岡阜要如肘臂謂

之環抱此言平洋大地左右無山以為龍虎

止跡於隱隱隆隆之中却要寬展如人之肘

車旋轉自然團簇環抱而恬軟也以水為朱

雀者衰旺系乎形應忌夫湍激謂之悲泣

明堂蓋以澄深瑩淨為可喜江為朱雀若池湖
 淵潭則以玄為有觀之雖水之取用亦同關係乎則
 屈曲之矣由是觀之蓋有是形則別有一應故子孫
 為凶矣由是觀之蓋有感之理也別有一應故子孫
 形勢之衰亦隨之相感之理也別有一應故子孫
 之衰亦隨之相感之理也別有一應故子孫
 反吉又非如播鼓悲泣之得之比朱雀源於生氣
 實生之母有氣斯有水原其升而始為雲降而為雨者
 山妙用流變化若用不須與離也
 是故山川之用與水常相體用不可須與離也
 於未盛朝於大旺合也即水之漢朝也朝者水之
 水之行流始於遠而漸多而至於會
 盛也小流合大流漸於遠而漸多而至於會
 流也小流合大流漸於遠而漸多而至於會
 始山總之始者此水之會能知也蓋水之會猶山之

之所聚大盡推其心之所始問其胸臆之終內總其所分合則
 大地無從而逃地要則系於隨山瀆川矣且夫禹貢
 之載九州其大要則系於隨山瀆川矣且夫禹貢
 于導江入于導河入于海者皆曰水之未盛也以其
 大勢攷之則東南山之起而歸於西北也禹貢舉天下
 水之聚於東南山之起而歸於西北也禹貢舉天下
 里而大者十言由今則始於近而終於遠自一及
 推其合山起小禹貢也澤於將衰流於囚謝
 澤謂陂澤詩彼澤之波注云水所鍾聚也謝
 既蓄淵澤停則水勢已殺故曰水所鍾聚也謝
 者水溢為科而進則水勢已殺故曰水所鍾聚也謝
 已水溢為科而進則水勢已殺故曰水所鍾聚也謝
 而行凡遇吉凶形勢若遠若近無不隨感而
 應然水之遇行也欲斜飛直攢反背無情要而

得遠眾其節節攔截之玄屈曲而有情也水行
 日遠眾其節節攔截之玄屈曲而有情也水行
 化也運法每一折漚而後洩於此言水之去勢每
 蓄然亦不必盡泥穴以前但得一折處要蓄
 之折矣善於作用者以穴中磚頭水則亦可謂
 洩去此奪神功之妙也洋洋悠悠顧我欲留
 此言水之情願我而欲留也其來無源其
 忍遽去之勢悠而欲留也其來無源其
 去無流源深流長不見其去也經曰山來水
 回貴壽而財流環會此富貴壽考之穴也山
 囚水流虜王滅侯水山囚元長直溜不紫紆也
 世如以賊術多用巨門天罡乙等說於旺理無取
 復如以賊術多用巨門天罡乙等說於旺理無取

去之屈折所謂生旺係乎形應者但取其來
 不經曰弟子旺係乎張子微曰非宗廟之說矣
 如術家註為生旺衰謝之說遂誤釋景純之誤
 今術家註為生旺衰謝之說遂誤釋景純之誤
 語不闢然何以為宗廟皆合正理又曰子微折
 生旺不闢然何以為宗廟皆合正理又曰子微折
 辨之法尤不有意味宗廟皆合正理又曰子微折
 理之法尤不有意味宗廟皆合正理又曰子微折
 為凶但眼識好惡即能分字非矣蔡季通曰地
 見今野俗之書專論向背四字向則為吉背則
 星辰者又取於此斗七星更無義理世之君
 子尋常以為鄙事而莫之問一且有不君
 則茫以然不為所野師俗巫者類皆不
 輦能以然不為所野師俗巫者類皆不
 他術為禍福之權或出其手因委心而聽命焉
 以為禍福之權或出其手因委心而聽命焉

使死者不立宅則生者不得安固其居法當取之於
 死對水何路亦安其葬夫向坐安固其居法當取之於
 應對水何路亦安其葬夫向坐安固其居法當取之於
 七星對水何路亦安其葬夫向坐安固其居法當取之於
 必繆於葬以斷墳下論水向坐必吉凶與夫鬼斷
 墳則斷不驗如消砂論水向坐必吉凶與夫鬼斷
 靈經洽屋羅喉開皇夾竹初無與焉余以少時
 所見談禍福而於下穴則初無與焉余以少時
 韋見其妄然亦未窮其所効驗如神固心
 切疑其妄然亦未窮其所効驗如神固心
 百計求術及得是則名亮每觀湖上謂之
 接堆行能通是則名亮每觀湖上謂之
 舉止態為深有可笑者望之則大有言誇之
 問之則為孔竅之辭或恣縱而大有言誇之
 而或不吞是皆不過以禍福馳騁動視聽而
 已或用之驗舊杆新立宅改路開門放水則
 必以左道為之區處言其日當進財納慶其
 年常受禱添丁其言似若可信故使世之貧

富貴亦不免為其所愚弄智者觀之則其繆妄
 士亦不免為其所愚弄智者觀之則其繆妄
 有不可掩焉者益信蔡氏之所謂檢邪詭譎
 為不誣也今故詳述其弊使後之習斯術者
 不可不慎復使後之地理正宗之良師則於孝
 數之無補而必求地理正宗之良師則於孝
 子仁人之心
 少者鑒焉云爾

○襍篇上

占山之法以勢為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尺
 為勢百尺為形勢言闊遠形言淺近然有大
 山後勢大地形則當大做規摸高臺望眼
 而後可求也勢有隱顯或去或止勢從
 東趨形從西結勢由左來穴自右出勢有
 詐穴有花假此形此形之最難也其莫如局
 有穴有花假此形此形之最難也其莫如局

下區文之一論所定形然則山川之形何可勝計豈

區區之論所能盡哉古圖中固何有負於形即

是御屏壁立崎急不可出王侯不謂負於平地

須龍貴朝真而後可出王侯不謂負於平地

如之形如燕巢法葬其凹胙土分茅多燕巢

山腰龍虎包裹自成形局形如側壘後岡遠

來前應曲回九棘三槐玄武來長前朝後應

委曲之三公九卿之貴口形如覆釜其巔可富

并之如五星中所謂覆釜金也唯換金下粘

穴今言形如覆釜則合葬釐陰龍而陽穴也

若葬於巔乃是陰湊陰不幾於獨陰不成

之義乎近來世俗正坐此病無不葬龍於巔

也術中固天有照天蠟燭及貫頂法多葬山巔

亦須有天自然穴方可下然其中又自分支巔

植冠永昌且歡植冠言其形穴之尊嚴也後

形如投筭百事昏亂直亂投故凶形如亂衣

妬女淫妻山形剝落破碎如亂衣之形如灰

囊災舍焚倉此章大抵即內篇水泉砂礫之

雨止即乾如湯形如覆舟女病男囚橫岡無

四隕無穴不可利葬形如橫几子滅孫死縮頭

入首無脉穴何可利葬形如橫几子滅孫死縮頭

木之無脉穴何可利葬形如橫几子滅孫死縮頭

神童祖方大監祖皆葬几形如臥劍誅夷

蓋未可祖方大監祖皆葬几形如臥劍誅夷

偪借燥形狹而長首銳而瘠純石剥落文理枯

展如石使相祖曾文也形如仰刀凶禍伏逃魚形如

鬻象鬣無肥厚牛臥馬馳鳶舞鳳飛此言各得

應形騰蛇委蛇委蛇則為活蛇故龜鼉龜鱉

以水別之四者皆水族故以牛富鳳貴牛出

故富鳳出騰蛇凶危蛇心險有毒故多凶遇

火木故貴騰蛇凶危蛇蛤則貪淋而為小

蓋君之乃欲啗也逢蜈蚣金龜鳩鳥則畏謹而

危而不可用以凶形類百動葬皆非宜四應前

按法同忌之形勢若伏如尸居之不動方唯

據於山但我無情者悉當忌之夫勢與形順者吉

勢與形逆者凶勢凶形吉百福希一勢吉形

凶禍不旋日形勢二者皆以止伏為順飛走

待一言猶可希百一之福或勢吉凶則禍不

固然矣而區區專以禍福言者則涉於術數

非理也故凡地理之學悉當以理為主其應

取與否聽之自然若於君子不為地

○襍篇下

經曰地有四勢氣從八方寅申巳亥四勢也

震巽坎兌乾坤艮巽八方也勢若只是朱雀玄

武青龍而巳青龍而巳氣從八方只是四正四隅
 而巳青龍而巳氣從八方只是四正四隅
 坤艮巽之說則當以方位解之四勢為四長
 生如巽火生寅水生申金木生於巳亥是也
 方為八山又有所謂六秀八貴分金北則坤
 充龍所由興也信有之則三尺童子亦可
 吉龍之十與六也龍等說皆原於此是宗廟
 卦而求之由興也信有之則三尺童子亦可
 圖即為可用矣至於山花假托皆在勢所不問
 龍哉觀乎此則知樸篇為用星卦是故四勢
 也之所假託非景純之所著明矣是故四勢
 者哉觀乎此則知樸篇為用星卦是故四勢
 之山生八方之龍四勢行龍八龍施生一得
 其宅吉慶榮貴氣之勢者陳石壁謂為五行生
 不能自生要得寅申巳亥五行之龍要從長氣而後
 能施生也其大意言入方亥五行之龍要從長氣而後

上得行來則吉假如震龍屬木木生於亥要上
 必得行來則吉假如震龍屬木木生於亥要上
 經過亦是餘言生氣者則相去天淵矣土圭測
 內外篇之言生氣者則相去天淵矣土圭測
 其方位玉尺度其遠邇其土圭所以辨方正位
 所以度量遠邇其數生於黃鐘今臺司度日
 景純當是設象譬喻使人通貫而自悟
 耳試嘗論之設象譬喻使人通貫而自悟
 是也戊為陽巳為陰二方無位而配巳
 於中宮為大極而分陰陽也人心為太極
 心明則能辨別妍醜而洞達陰陽者心為
 者目也則能辨別妍醜而洞達陰陽者心為
 用則亦測之而此說也故程子曰明也周
 則亦測之而此說也故程子曰明也周
 二為實有之也如說於風水之正夫葬乾者
 宗無與焉蓋未可執文而泥象也夫葬乾者

勢欲起伏而長形欲濶厚而方葬坤者勢欲連展而不傾形欲廣厚而長平葬艮者勢欲委馳而順形欲高峙而峻葬巽者勢欲峻而秀形欲銳而雄葬震者勢欲緩而和形欲聳而峨葬離者勢欲馳而穹形欲起而崇葬兌者勢欲大來而坡垂形欲方廣而平夷葬坎者勢欲曲折而長形欲秀直而昂

如是之形勢然後為吉也天山下山欲起伏而長變萬化豈有定之式何莫不欲起伏而長濶厚而方又豈獨然之非是而尚形勢蓋因地理正宗有開方位之非是而尚形勢

以形勢也而其法又何異於刻舟求劍者乎且其言鄙俚重迭類市井小兒信口語決非出於景緻識者必能辨之則真偽自見矣

蓋穴有三吉葬有六凶天光下臨地德上載

天光此其重出也第藏神合朔神迎鬼避一六篇此其重出也第藏神合朔神迎鬼避一

吉也張燕公註曰神謂人之神也朔謂歲月得也年陰陽冲和五土四備二吉也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趨全避缺增高益下三吉也

於第五篇之也剽切陰陽差錯為一凶歲時之附會重言也

乖為二凶此言葬日不得年方何執泥於拘

忘而感於禍福者哉此皆後世賦術之弊先
 儒亦云拘忌者感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
 凶不亦力小圖大為三凶欲圖王侯之淺薄而
 泥乎不亦力小圖大為三凶欲圖王侯之淺薄而
 不量也力憑福恃勢為四凶憑見之勢富貴之
 度謂常如今日而覆轍者固多恬然不以實祖
 宗之罪人也前車覆轍者固多恬然不以實祖
 戒苟有父母之喪者正程子盡力所以謂雅欲
 但苟有父母之喪者正程子盡力所以謂雅欲
 目之勝不見哉魏志管輅遇征東將軍母本逐
 末可守玄曰武藏頭青龍無形足可白虎碑誅
 後之墓守玄曰武藏頭青龍無形足可白虎碑誅
 悲哭四厄已備法當滅族後果如其言又左
 氏春秋傳魯文公十三年邦文公小其言又左
 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
 利也左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

養民苟有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五符公
 果卒然固有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五符公
 僭上福下為五凶大官制度貧人墳墓不得如

效富無益存者及招不得作無益華靡反成刑殺
 亡者無益存者及招不得作無益華靡反成刑殺
 鄙且致生凶墳墓不肯即時盡作用之法因循
 及夫致生凶墳墓不肯即時盡作用之法因循
 障水蔽風之類皆高也變應怪見為六凶
 上言天時人疑泥而不葬或全非也或有吉地吉
 穴主天時人疑泥而不葬或全非也或有吉地吉
 或貧病無併而遠而兵火不測或師老死不復再
 來或貧病無併而遠而兵火不測或師老死不復再
 人事不齊或官事牢獄而不可歸或日始
 人忘不齊或官事牢獄而不可歸或日始
 因喪者不可舉而凜凜然多端戒謹乎為經曰穴

言葬凶與奔尸同或言形勢已得雖吉而葬非其穴

之度皆與委而奔之者何以異哉管子曰不

善之家得龍穴差其所謂擲渾塞者皆是不

術之大凡地理之學多假先賢名字所誤而使學

偽也且其世有此書俗本二篇者蔡氏剛去十

二止存其入而復有本此禱篇二篇者擇焉而

精也觀其文意義多不順其曰地有四勢氣

從入方者即世俗擇生旺辨衰墓之說也其

曰寅申巳亥及震離坎坤艮與夫葬

乾葬坤之類者即世俗擇吉龍論方巽與夫葬

也其曰測方位度遠爾者即世俗迎鬼避陰

山步水之說也其度遠爾者即世俗迎鬼避陰

陽差錯歲時之乖者即世俗迎鬼避陰

也下篇比歲時之乖者即世俗迎鬼避陰

皆後人依倣而作之者無足信也且錦囊一文

其次日風水曰為支壠曰形勢曰骨脉又其次

則曰風水曰為支壠曰形勢曰骨脉又其次

玩味則知景純之明作用之利宜學自開闢以

來何山川定位不復遷易古今葬者不為少矣

柰余曰造物之巧妙不容言人不可地分毫

致力其能葬吉地者輻輳方不可地分毫

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機

亦莫不欲皆中其穴二此者緣輻輳之情然未

有能百中而中其穴二此者緣輻輳之情然未

節之未至故若積德為護持而本謀地尤當

也故前輩以積德為護持而本謀地尤當

以擇術為先然主固當擇術而術亦當擇主

則彼此之擇夫豈易哉古語云世有曾楊方

識郭璞今術之然亦未可遽謂斯道絕而識

者亦無有也然亦未可遽謂斯道絕而識

中其間又豈無能盡璞之術者但人自不識耳
且其術驗於身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又詎知異日不可不為璞乎但嘗論之凡術之
謀而術之異不可不精擇也又嘗論之凡術之
道乎精妙者山川融結苟非其時則隱而不見
故其於事常相背馳不相輻輳是以吉地多存
於世間良師罕遇於知已而有若於冥冥之中
使然也或或百計圖之而不可得或得之而非
有他故或或棄自家之吉地而反別圖葬於非
地者或信庸師謬言以不合宗廟而致誤者
或雖已得地視為不急之務而蹉跎致誤者
若此之類終弗能葬也或雖已葬而家謬不能
作用裁剪之法或不識真穴而自家謬不能通
又穴吉而葬凶變應怪
見以留待福人之來也

○附錄葬書問對

地理葬書集註卷終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
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
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宮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
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
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
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叙形法家大舉九州之
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
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

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家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毋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為。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竒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能葬書之有誤之。與禁而絕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

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為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為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揚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迺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

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之名山。豈葬書之旨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離木。銳者。吾知其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圓。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

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為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網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聞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

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脈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系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

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輒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况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

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為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陰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是邪。對曰。本

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真術者為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剝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歲如委棄。

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歲如委棄。

於瘞。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於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

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鬼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曆。祈天求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

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窳窳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

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壙。缺曠拆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迴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冥暗顛。

覆於一抔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
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
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
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
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蘊。與夫得
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

吾友程君仲本最為留意斯事。學之十餘歲矣。
而畱問明辨弗得弗措。蓋有志乎明理以擇術
者。非世俗凡近之為也。故書以遺之。仲本之師。

鄉先生朱君允升。其人也。朱君明達精博。於六
經之蘊奧。文學之源委。邃古之初。萬物之源。陰
陽方伎之本。昔賢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
存乎藝事者。莫不心悟神解。誠窮鄉晚進之著
龜水鑑也。於山川情性。寧有不得者哉。以仲本
之善學。而卒業於朱先生。如王良造父。駕輕就
熟。將有得夫天理之大全。豈曰俯察而已。

元順帝
至正十三年十月既望。趙汭子常書于東山精舍。

地理之術假星卦以惑世者多矣。動曰青囊。不知青囊之真。而郭氏引經著葬書。其間與非淺陋。所能窺測。予觀新安汾子期氏論地理之說。獨得郭氏家法。且該博。頭字識者。不可以其術繁論也。倪青巖先生序其術之精。學之心。豈不美邪。其附錄趙東山葬書問對一篇。尤為雅贍。與葬書盛傳于世。仁人孝子之厚於親者。於此不可不留意焉。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秋七月六日說之吉

賜進士第翰林侍讀學士仁和江淵淺

題葬書後



漢藝文志有刑法六家百餘卷。而郭氏葬書隋唐經籍志皆無之。惟晉書郭璞傳云。有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璞從之授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著洞林等書十餘萬言。乃無葬書。則今之所傳必九卷之一。漢刑法之遺。而所謂郭氏者。亦殆指河東之客耶。又云。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燬于火。

疑今所傳二十篇者當出于後人追緝非
完本也元吳草廬氏就其中訂正為內外
篇各四雜篇二然後純駁皦然可因是以
沂郭氏之舊矣顧庸師安於固常又喜售
星卦之說由是吳本浸微傳者益鮮吾郡
謝子期氏究心是書迺取金華鄭氏所註
本及卜氏雪心賦蔡氏發微劉氏囊金各
為之註號地理四書新安千戶于侯明捐
金刊布屬予識之予觀東山趙氏有葬書
問對一篇詞雅理正宜錄以附卷後用備
一家之言且使葬親者知窮理之為尚而
不惑于異說云

以孝宗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春正月上澣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同修

國史 經筵官兼備

玉牒新安程敏政書



初 國家建朝廷郊廟社稷于南京徵郡國為陰陽之
學者各以其術來議至者數百人館于上賓館館之副
使劉迪簡者江右人蓋通地理之術云一日迪簡故問
諸陰陽師曰觀綿之詩書之殷盤周誥孔子之語曾參
則古人之為宮室城郭若治地而葬亦惟以卜用龜而
已陰陽家者出始不受命於鬼神而直用其精鑿絕識
可謂難能也已而其書至于今為其學者守之篇目繁
多安所折衷邪曰諸家之書莫切於錦囊之內外篇內
外篇中莫要於乘生氣之一語曰生氣烏乎見曰於山
川之岡壠向背離合逆順見之故夫地氣之聚者形必
勝形之勝者得必吉此地理家法也曰吾於大河江漢
之南北境未嘗盡至北條南條之山川未嘗盡窺故吾
於周秦兩漢魏晉唐宋之餘墟未暇具論姑言金陵秦
始皇至埋金以鎮之諸葛亮以為帝王之宅則其氣之
聚也形之勝也有吉而無凶也不待言而知也而其江
山吾與諸公共睹焉前此國其間者曰東晉曰宋曰齊
曰梁曰陳曰南唐其國之所建雖異地其地之相去初
甚近而其歷年或久或近則大相遠何也曰此非有得

失於生氣然哉曰得者久而失者近信邪何為其久者亦僅僅百餘年而已邪地理之術行於天下久矣而建國又大事也彼六代之君不擇其人而聽其相度焉人之見擇於六代之君者不竭其目力技能以效用焉豈其情乎擇人以相度竭目力技能以效用而其徵應不可與周之下世卜年同日而語吾以故惑焉是有出於形勢也則已使無出於形勢也可不考其故歟曰昔之冠蓋之聚今之桑麻之場也畚鍤之相尋輒湮於旦莫非復當時之舊也甚矣雖欲考之得乎曰其地脉自東

南遡長江而西數百里乃止其止也蜿蜒磅礴既會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衍所謂土中於是乎在西為雞籠覆舟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迴抱秦淮玄武湖左右映帶兩淮諸山合沓內向若委玉帛而朝斯固無改當時之舊觀也豈惟無改乎當時固無改於開闢之初也氣之聚而形之勝何難知之有則六代所以脩短興亡之故豈不有足考者乎且夫氣鍾為吉壤猶氣鍾為鉅賢鉅賢之身既亡清明之氣斯散未有傷其一手一足而是氣之行乎其一身者俱斷喪者也

今因一岡一壠之變置而謂一都會舉然豈理也哉曰
天運有時而推移風氣亦有時而聚散據有定之形論
無窮之變不幾於刻舟而求劍乎是以不敢也曰氣之
自聚自散固非人力之所能為歟曰然曰然則所謂聚
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者誣邪曰此言乎穴法也四時
之運無窮焉及其至也則聚者無不散止者無不徙勢
之所必至也有聚有散有止有徙而地之或吉或凶亦
與之俱矣是以雄都大邑名城巨鎮倏焉過之而為坵
墟壠畝坵墟壠畝倏焉過之又為名城巨鎮雄都大邑
也曰是則宇宙之間山川之形勢不改而其氣無定在
其地無常吉也決矣然昔之善為宮宅地形者所留鈴
記去之五六百年葬而偶直其處徵應無不協則氣未
必無定在地未必無常吉也曰蓄泄不同焉曰寶公指
定林寺前獨龍岡謂武帝曰若以為陰宅後當永久既
而寶公示寂武帝以錢二十萬購其地奉真身寔焉實
天監中也於今八百餘載世運之消息人事之盛衰亦
已屢矣而寶公之光靈振耀猶一日則地之泄者何如
哉地以氣為脉相地以氣為本陰陽家之於地理未嘗

不以藉其口矣夫地之形有方體故其美惡肥瘠蓋有甚於形勢今於其可指見而言傳者猶不能按以明前代脩短興亡之故則於其藏乎地中者果何以盡得之乎時余在坐上遽曰何見之晚也今夫人有一畝之宮欲使人居守猶必慎擇其人之克負荷者斯舉而授之矧金陵之墟王者之都天造而地設不有聖人其肯輕畀之乎彼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垂時割裂竊而據之皆非天授既不足當王氣之盛又安能乘生氣之聚余固知天地闕藏其風氣之完厚於數十年之久以待今

天子之興而作都也觀前此之國於斯者殫其智力弗克混合而今鴻業告成朔南為一幅負之廣振古所無則天意豈不昭乎休哉

朝廷郊廟社稷之所在真

聖子神孫億萬年無疆之業固不待望氣者而知王氣之鬱葱不必陰陽家而知生氣之充周也於是諸陰陽師群然和余而迪簡遂不復云其口雖不言其心終不無惑也今觀彥淵訓釋此書論確而理當言近而旨遠正而不迂切而不鑿凡說之精者無不在其未備者則傳

以已意又未嘗憑虛造語雖善地理者復何容喙哉使
當時彥淵至南京立乎數百人之列聞迪簡之語必將
有高論以復之矣不然使迪簡見此書或者其胸中之
惑亦少可祛矣惜乎其時有司以彥淵為儒者地理乃
其餘事不敢以陰陽家使之竟不起彥淵至南京而此
又近始脫藁迪簡不復得見而余得寓目焉顧余不學
地理何足以知之竊以為當時迪簡輩問答語陰陽家
亦不可不知也故附其末眉山蘇伯衡書

葬書釋註叙

坦溪之上北山鄭公之故居在焉余嘗過之
見其諸孫皆能守其田廬於是知公之澤久
而未艾也其後辱交于彥困氏彥困冲淡而
甚雅嘗燕坐通夕有糠粃斯世之意在諸孫
中益知其異也垂二十年矣而今又得其所
著書觀之世傳葬書二十篇出于郭璞至宋
西山蔡氏始刪其繆妄定為內外八篇至有
元草廬吳氏又於八篇之中別其倫類析為

雜篇二焉明著精密庶不失璞之意璞仕晉
為參軍名士也嘗受青囊書九卷于郭公有
趙載者竊讀之未畢而焚于火豈神物固祕
之不欲傳耶是書之作豈璞於既焚之後復
追述所聞邪皆未可知也然璞之術誠竒矣
世之習其書者上下千百年不知幾何人矣
未聞有若璞者間有之未必皆本其書此又
何邪或云隋僧令仙之術蓋其緒餘也行於
河華之間唐文皇帝取其圖經入內府世不

復傳及黃巢破長安國

師楊筠松竊奔江西

授弟子三人其一曰曾智智授廖禹及其甥
賴文進禹三傳而上牢劉子先得之奕世嗣
守故江西言地理者宗劉氏吾意天下之術
益有書不能盡言者言之未必能盡知之必
待其人然後能發其精贖耳今彥困之釋是
言其篇次本之草廬其取義比物往往參以
劉氏之說察乎陰陽之理審乎流峙之形辨
順逆究分合別明暗定淺深崇不傷乎急庫

不失于緩折而歸之中若璞之所謂棄生氣者
宜於是得之其為術不苟矣未嘗自視以為
祕其意將與天下之為人子者共之非知道
者能如是乎信北山之有後矣故余得其書
益慕其為人將幅巾杖屨以承謦欬之音窮
足之所至目之所及翱翔乎廣川大麓之間縱
觀扶輿旁礴之妙於一氣者為何如也且訪諸
廣成之徒名山石室得無有藏書乎吾將與
子求之洪武四年秋八月朔金華胡翰序

題玄默先生註釋葬經後

坦溪溪頭喬木裏鄭忠愍公之故里鄭公七
葉之諸孫玄默先生古君子閉門不出三十
年左琴右書光滿几天資高爽骨格竒學問
充充有源委厥從玄黃未兆朕至於天地相
終始鬼神所以為幽明陰陽所以為根柢一
身何以參三才萬物何以備諸己先生夙夜
常用功窮理盡性學未已畫成七圖懸座隅
議論未易窺涯涘昨朝示我郭璞書八篇內

外各有旨嗟哉善本所見稀真偽未免惑未
紫先生何從得此本得自江西一劉氏正宗
千載猶晦昧一朝而明若有俟天星宗廟百
家說力非其非是其是援引證據罔不當一
流繆妄無餘滓我生固是江海客敢謂平生
識風水嘗觀九州之廣輪融之而流結而峙
地有言氣土隨起支有止氣水隨比支兮似
隴隴似支古人尚云難議擬如何後世多賊
師恣為誕言夸俗鄙某山某水某卦合某山

某水某星似某山某水出公相某山某水絕
宗祀某山某水萬金產某山某水千食指古
今效驗嘗有之賊師之誣焉足恃我聞聖人
重竈寔祇在愛親而已矣狐狸食之蠅蚋噪
人子有顛能不泚又聞古者葬必卜亦必先
擇惡與美美惡既定徵鬼神乃以從違昇祝
史紫陽謂此廢已久從俗而擇當有揆山光
清潤草木茂地美自然生氣止得其生氣乘
其上木華粟芽良有以乃知善竊生化機要

合諸心本諸理先生此註詳且明實與後昆
開塞否錦囊得此加至寶詎異精華兼秘髓
我謂先生固如是蓋亦未足窮所底七圖工
夫聖賢學此乃特其餘事耳
洪武甲寅夏四月同里友生金信書

以本祖年

題玄默子註葬書歌

君不見玄默子探賸遺老天人其徒北山巖
崖入絕壁中有十世先人廬先人大節照雲
漢先宋之葉揚鈞樞子復閉門數十載洞觀
古人惟著書脩然巾帶似西晉掉笑不受世
俗驅松花滿座落黃雪必有道者來諏咨上
稽鴻濛下撫漭澹披圖直寫天地根無極摩
拳指諸掌羲皇心法我得之允矣斯文未凋
喪就中一隙觀餘閒乘龍窺圖破天關斟酌

元化斡以旋排空馭氣窮冥間試問胚胎之
由溟滓之始青烏夢斷無復留誰敢旁門論
文字須彌何際大宗何涯中央坐鎮孰摩其
隈方稜斗頂不可即支流四派迺貫河海而
縈迴小宗崑崙作天柱萬八千里橫亘西北
而崔嵬夫何舉世人不識謂盡西北真吾哈
嗚呼蓋天有非混天亦失曾謂地下原無天
豈有兩極斜布說撫我四部招我劉郎喻以
浪墩之四瀆喻以種木之分張錦囊大叫入
點綴得以萬古窺芒唐雲霄羽毛伯仲何似
其在孔門一貫可語迺呼臨泉歸去來浩歌
落月滄溟開玉鸞挾臂永清夜邀我論徹中
天臺嶽焉我尊滄焉我壘八極一圜天澄不
埃爾時親見元始母皓鬚萬劫如霜皚柰何
質本非金石非載沆瀣焉得與之久徘徊扶
光未凋弱英已老迴頭却笑清淺流許我比
山寄瑤草臨川道人題

晉郭璞葬書詞古理正首乘生氣之一言足啓地理之幽闕被唐人穿鑿為二十篇支離牽合讀者病之遂以不經棄宗蔡西山先生深覺其穿鑿之弊刪去十二而存其八元吳文正公又於八篇中精析內外以言形勢方位者為雜篇由是璞書復舊既而釋者多劉則章孫院判杜待制註者精矣國初學士宗景濂曰新喻劉則章親授草廬吳氏為之註釋金華鄭謚證其句投復棟孫社二註善者合而一之誠葬書之幸吾郡趙東山作葬書問對言殊意貫用是附之並傳於世也新安謝子期識

地理發微集註序

自青囊之經不傳言地理者皆宗郭景純葬書然妙於其術者曾揚之後無聞焉蓋儒者固不屑精其業而術者多不能究其蘊宜世之如景純者鮮也宋牧堂蔡先生以儒者而深於地理之術所著發微十六篇極論形

